

也谈民族戏剧改编的民族性与现代化——昆曲青春版《牡丹亭》观后

孙书磊

—

关于文艺的民族性，毛泽东曾强调要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论新阶段》）。当然，强调民族性，并不意味着、也不应该完全排斥现代化。问题是，中国的民族戏剧该如何体现民族性和现代化？近日，在南京上演的昆曲青春版《牡丹亭》，以现代化的表现手段重新演绎古典名剧，其中的民族性与现代化问题，或许能够给人以启发与思考。

应该说，将近9个小时的连台本戏给观众最深刻印象的，就是服装、美术、灯光、舞蹈等方面的现代化手段的运用。单从感官上讲，不能不说是很美的。服装设计，杜丽娘的着装根据剧情不断变化：《训女》《闺塾》中着粉红，《惊梦》中着鹅黄，《寻梦》中着柳绿，《离魂》《冥判》《魂游》中着素白，《幽媾》中着淡绿，《冥誓》中着草绿，《回生》之后着殷红，色彩缤纷，目不暇接。舞台设计，台面分高低两个层面，前低后高，主角在前台九龙口，次角在后幕高台，使剧场一楼的观众能对场上的人物表演一览无余。舞台深处又有一块可以活动的小舞台，《回生》中杜丽娘先坐在活动的舞台上冉冉升起，再走上高台，在众花神的簇拥中到达前台，然后，又转身走向后台，此时身后豁然拖出长达10余米的红色大披风，在红光的笼罩中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灯光设计，只要杜丽娘、柳梦梅出场，都用追光，而且冷暖光、顺逆光、高低光、正反光的使用也富于变化，《惊梦》《寻梦》中的红光，《离魂》《冥判》《魂游》《幽媾》中的蓝光，《忆女》中的交叉光，《旅寄》中蓝白流光等，使人或恐怖，或激动，或伤感，或律动，也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音乐设计，不仅《旅寄》中的风雪怒号声、《魂游》中的鬼哭怪鸣声都能描摹出如临其境的声响，而且，每场开始的[蝶恋花]词的领唱、合唱气势磅礴，声音高亢，三场下来，“牡丹亭上三生路”的强烈和声还久久地萦绕在耳

畔。至于舞蹈设计，观众不能忘怀的是《冥判》中的群鬼舞，《旅寄》中柳梦梅的风中舞，还有众花神在《离魂》、《回生》中的编队舞。理性的观众自然会思考该剧的编剧，正如白先勇先生自己所说，该剧的编剧“贴近汤显祖‘情至’、‘情真’、‘情深’的理念来发展，第一本启蒙于‘梦中情’，第二本转折为‘人鬼情’，第三本归结到‘人间情’”，不仅使主题随着剧情的推进而深化，而且场次的多寡安排遵守生旦并重的原则，注意文场武场的配合以及冷场热场的交替。惟其如此，漫长且又节奏缓慢的情节，才能吸引那些已经习惯于快餐文化消费的年轻观众。该剧声光影形，美仑美奂；情节表演，跌宕起伏。青年人喜欢她，不能不归功于她的现代化。

然而，为青年人“喜闻乐见”并不证明她具有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即民族性特征。作为中国民族戏剧表演形式的代表，昆曲表演的主要特征是其统一于圆型审美和写意审美原则之下的虚拟性与程式化。遗憾的是，昆曲青春版《牡丹亭》的民族性特征没有得到足够的展示。先看编剧，“传奇十部九相思”，生旦传奇戏的情节规则是，生与旦要经历“离-合-离-合”的过程，

“离”的场次中生、旦要分场交替出场，或在生、旦的几个连续专场之间穿插其他人物的演出场次，生、旦不能分别连场表演，在全剧的开端，又以生脚开戏，这既是明清传奇的实际，也是中国民族戏剧的传统，更是长期以来中国百姓所“喜闻乐见”的。这体现了民族戏剧阴阳交替的圆型美。如汤显祖原作的前11出为《言怀》（生）、《训女》（旦）、《腐叹》（末）、《延师》

（旦）、《怅眺》（生）、《闺塾》（旦）、《劝农》（外）、《肃苑》（贴）、《惊梦》（旦）、《慈戒》（老旦）、《寻梦》（旦），而青春版上本的前半部将其改为《训女》（旦）、《闺塾》（旦）、《惊梦》（旦）、

《言怀》（生）、《寻梦》（旦），其中《言怀》为生脚戏，其余皆为旦脚戏，这既与白先勇先生说明的“生旦并重”初衷不一致，又在丢失了民族性同时，使生脚出场太迟，阴柔美与阳刚美失衡。灯光的使用，忽视民族性的滥用灯光必然导致舞台表达的无意义的杂乱。《忆女》中杜宝与夫人、春香三人同场表演的独白式轮唱，分别表达思念杜丽娘之情，三束光柱轮番追照三人，突出一人而使其余二人置身于黑暗之中，给人以异地独思的错觉。中国民族戏剧的舞台表演是虚拟的，同台的每人都可向观众独白，根本无须用光束来分别。这种交叉光的使用太写实了，话剧化的迹象太明显。《魂游》中杜丽娘从阴冷

的蓝光中走向橘红的暖光，然后下场。这出戏写杜丽娘魂游故居，为下一出《幽媾》作铺垫，两出戏中的杜丽娘都是幽魂，不是活人。冷、暖光分别代表两个世界，让幽魂走入活人的世界，既与下场戏的情境不吻合，也不符合本场戏的戏情表达需要。该剧的动作设计，为了突出感官刺激也有丧失民族性的地方，如《冥判》中判官从杜丽娘头上腾空越过的同时，杜丽娘从判官胯下俯身穿过，《回生》中杜丽娘款步脱出长长的披风，《硬拷》中柳梦梅双手被真实的绳索高高地吊起等，或没有剧情表达的实际意义，或不遵循戏剧表演的写意原则。

著名戏剧理论家张庚先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曾主张“话剧民族化与旧剧现代化”。昆曲青春版《牡丹亭》不仅为“旧剧现代化”作了有益的尝试，而且对推动高雅艺术的民间普及功莫大焉，但无庸讳言，这种尝试中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却需要加强。